

中国禁史

主编 曲义伟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明骗贩猪

福建建阳人邓招宝者，常以挑贩为生。一日，贩小猪四只，往崇安、大安去卖。行至马安岭上，遇一棍问他买猪。宝意此山径僻冷，无人往来，人家又远，何此人在路上买猪？疑之，因问其何住。棍曰：“即前马安坪也。”曰：“既要买，我同你家去。”棍曰：“我要往县。你出与我看，若合吾意，议定价方好回家秤银；不然，恐程途矣。”此棍言之近理，宝即然之，遂拿一猪与看。接过手，拿住猪尾放地上细看，乃故放手，致猪便走。作惊恐状曰：“差矣，差矣！”即忙赶捉——不知赶之正之也。宝见猪远走，猛心奔前追捉，岂知已堕其术也。见宝赶猪，约离笼二三百步，即旋于笼内拿一猪在手，又倒二笼，猪俱逃出，大声曰：“多谢你！慢慢寻！”宝赶棍，三猪出笼逃走，恐因此而失彼；况棍走远难追，咒骂一场。幸得三猪成聚，收拾入笼，抱恨而去。

吾观棍之脱猪也，一邂逅相逢之顷，贼念即生。乃以谎言相哄，致宝深信，所谓“君子可欺以其方”者也。乃始也放猪佯逐，以误其远赶之于前；继擒猪踢笼，以制其不赶之于后；使人明堕其术而不知。仓卒装套，抑何谲也！商者鉴之！勿谓暗机械，宜为慎防；即明圈显套，尤当加谨。

[今译] 邓招宝，家住福建建阳，平时挑担子，做点小本生意维持生计。一天，他挑着四头小猪，到崇安、大安一带去卖。路过一个叫马安岭的地方，遇见一个混混，拦住要买猪。邓招宝心里琢磨，这地方山区小道，冷落无人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怎么忽然冒出个人来要买猪？心里起了疑心，就问那人在什么地方住？那人说：“就在前边马安坪住。”邓招宝说：“既然你真心要买，我就同你到你家去吧。”那人眼珠一转说：“我要到县城去，你把猪仔拿出来，给我看看，要是合我的意，咱们商量好价钱也好回家秤银子；要不然，我跟你先回家，又没看中，不是白跑路吗？”

邓招宝一听，这人说得也有道理，就从笼子里抓出一只猪仔拿给那人看。那人接过猪仔，抓住猪仔的尾巴，把猪仔放在地上，似乎是在细细观看，接着故意松开手，把猪仔放跑。又装出一付惊恐万状的样子叫道：“糟了，糟了！”并忙起身去捉——其实他表面是追，实际是赶。

邓招宝一见猪仔跑远了，也忙跑去捉赶，岂不知如此正中那混混的调虎离山计。那混混见邓招宝越跑越远，大约已离开猪笼有二三百步远时，又迅速从笼子里拿过一头猪仔，又一脚踢翻两个猪笼，猪笼里的猪仔都跑了出来。那混混遂大声冲着邓招宝叫道：“多谢你了，你慢慢找吧！”说罢转身逃去。邓招宝想去追那骗子，可又看到这头三只猪仔都已逃出笼子，恐怕会顾此失

彼。再说那混混越跑越远，也难以追上。只得咒骂一场算了。所幸的是这边三头猪都找了回来，捉入笼中，挑上担子，怀恨而去。

编书人言：我看这个骗子骗猪，是在一遇到邓招宝的时候，便起了歹心。先是鬼话连篇，哄得邓招宝真地相信他要买猪仔，要不怎么说，正人君子上当受骗，是因为他们自己为人正直，想不到有的人会这么坏。这骗子先把猪仔放跑，第一步，先骗得邓招宝去追猪；第二步，又拿猪踢笼，让邓招宝无法追赶自己。让人自己上了当还不知道。仓促之间，这骗子就能想出这么一套骗术，也是真够诡计多端的。做生意的人真得小心才是。从这件事也可看出，不要说暗箭难防，就是明枪，也是难躲的。一定要小心提防，大意不得。

[今解] 这个骗子名曰骗，实同抢。不过与硬抢稍有不同的是，这骗子略施调虎离山之计，让事主顾此失彼，自顾不暇，他则拿着抢来的东西，乘机逃之夭夭。

当今社会，此类骗术仍在上演：

某日，北京丰台区东高地农贸市场一长溜卖花生米的摊位前，来了一位大买主。这是个小伙子，穿着身深色西服，架着付宽大的墨镜，手里还拎着只公文包，一付很有派头的样子。

“你有多少货？”小伙子问一位四十多岁老实巴交的

农民。

“您想要多少货？”那农民反问道。

“要个几千斤吧，我叫李松海，是京广大厦的采购。”小伙子神气十足地说道。

卖花生米的农民一听，不由惊喜地睁大双眼：“有，有，我这有 17 包，每包 200 斤，一共是 3000 多斤，您要都要，价钱好商量。”

两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最后商定 2 块钱一斤。“不过，你这个体户又没法给支票，你跟我一起把货拉到京广大厦，然后到财务室结账，给你现金。”小伙子说。

“行，行，就这么着。”那农民一则觉得人家说得入情入理，二则一想起一转眼就挣个几千元，真是太叫人高兴了，也没细琢磨就答应了下来。

于是，小伙子到农贸市场外头，招来两辆“面的”，两人又是一通忙活，把 17 包花生米分别装进车中。那农民坐在装有 8 包花生米的车走在前，小伙子坐在装有 9 包花生米的车行在后，两辆车在那些卖花生米的摊主既羡慕又嫉妒的目光中，开出农贸市场，朝京广大厦的方向开去。

不一会，京广大厦到了，农民下车后，仰头望着这高耸入云的建筑，心想，这楼里得住多少人？这一人吃一两，不得要个几千斤？怪不得人家要这么多货。

那农民坐在路边，耐心地等待后一辆车。左等右等

不来，这才急了。一头闯进京广大厦，见人就问认不认识李松海，最后问到保卫处，才得知京广大厦既没有人叫李松海，也没有人买花生米。那农民一听，一下子就瘫在了地上。他哪里知道，这个“李松海”不过是丰台区一家设备安装工程公司的普通工人，他在建国门立交桥，即与第一辆车分道扬镳，驾往红庙农贸市场，将那几包花生米以1.8元一斤的价格卖了出去。短短二十几天，这个骗子就用这个骗术，先后几次骗得花生米6000多斤，卖得赃款一万余元。直至再次行骗时，被当场抓获。

防备这类骗局的招数是：在拿到货款前，人、货决不能分离，那怕是部分分离也不行。试想，如果这位农民坚持同车前往，那么这骗子还能金蝉脱壳吗？

此外，这类骗术，往往是利用精心设计的“突如其来”的骗术，使人不能冷静思考，遂中其计。

请看下面一组镜头：

镜头一，在公共汽车上，突然有人高叫“我的钱包丢了！”

人们往往会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钱包在不在，岂不知如此正中骗子的奸计，暴露了钱在什么地方。

镜头二，水面上忽然传来“救命”的呼喊声，人们的注意力不由被那个在水中沉浮“挣扎”的骗子吸引，这边骗子的同伙开始偷窃。

镜头三，“下车！”，一位检查人员严厉地说。司机

和押货的人只得下车。检查人员接过证件胡乱翻了翻，说，“走，跟我到那边去解决问题。”司机等人也只得跟了过去。货离开了人，人离开了货。等他们“问题”解决了，开车走时，才发现车上的货已少了许多，再找那“检查人员”，早就没影了。

记住：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冷静，虎就离不了山，虎不离山，骗子也就无计可施。

遇里长反脱茶壶

赵通，延平府南平县人也。家世积善，钱粮颇多，差当七图一甲里役。其甲首林钱一者，机智过人，不务生理，第饮赌宿娼，后来家业萧条，无处栖身，只得逃外。赵通亦不知其何往。

一日，通与仆往杭贸易，经过浦城，憩息于亭，适见钱一。通遂骂之曰：“这奴才！你逃外数年，户丁不纳，粮差累赔，是何理也？今你见我，你何以说？”钱一被骂不甘，心生一计，向前赔笑曰：“我每欲回，送条编与里长，奈我家中欠人财物甚多，难以抵偿，故不敢回矣。今幸遇里长，如天降下，敢再推辞？况这几年赖里长福庇，开店西关码头，家中稍裕。新娶邑人徐某之妾为妻，被人欺奸。我乃孤身一人，出外独居，无奈伊何！今幸遇里长，则有主矣。里长往杭州，亦经门处过，即到我家暂歇，自当算还编银；又烦代我作主。”通听其言，私心喜曰：“今日得此，可作往杭盘费，诚可谓出门招财也。”遂与同行。

至一店所，钱一曰：“里长今朝起早，又路行半日，肚又饥矣，上店沽酒湿口何如？”应曰：“可。”遂入店，叫店主暖酒、切豆腐，与通食。更问店主曰：“这里有好红酒、猪肉否？”店主曰：“市前游店肉酒俱有。”钱一曰：“可借壶、秤一用。”店主拿壶、秤出，钱一接过去，直望游店转弯抹角潜躲而去。通与仆吃酒，一壶将尽，乃对仆曰：“钱一去许久不来，莫非与人争斗？不然，此时当来矣。汝往看之。”仆即往酒肉店去问，说并无钱一。待欲寻他，又不知他去向，只得秤银还酒。店主收银，索取壶、秤。通怒曰：“酒是我吃，我还你犹可；壶、秤是你自交钱一，何干我事？”店主曰：“人同你来，你在我店饮酒，故把壶、秤借他。不然，我晓得甚么钱一？”言来言去，两下角口大闹。众人来劝，问其来历，始如甲首骗里长入店，更脱店主壶、秤。众大笑曰：“是他自错，赔他也罢。”不得已代赔，呕气抱忿而去。

按：林钱一始说家颇充裕，妻被棍奸，欲投里长作主，致人不疑，继也入店，借壶、秤沽酒肉，以叙阔之情，使人不备：玩通于股掌之中，术亦巧矣。然钱一狡猾有素，通亦知之，乃一卒遇之，通遂信其言而入店饮酒；更欲沽红买肉，皆非款待之真情。在通当烛其伪而止之曰：“店中不便，有酒有肉，到家食之未晚也。”则钱一奸无所施。将道旁脱走不暇，何至赔壶、秤而受

呕气也？故钱一狡也，而通亦欠检点焉。嘻！

[今译] 赵通，延平府南平县人。家道殷实，世代行善，因而被官府委派了一个“里长”差役，负责征收钱粮，这个差事不好干，征收不上来，是要包赔的。（在明代，一里管一百一十户人家。这一百一十户又分十甲，每甲又设一甲长。）他属下有个甲长，名叫林钱一，此人机智过人，不务正业，整日吃喝嫖赌，闹得家徒四壁，无处栖身，只得一走了之。赵通也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。

有一次，赵通带着仆人到杭州去跑买卖，经过浦城，正在亭中休息，忽然看见了林钱一，赵通遂大骂道：“你这狗奴才！你一跑了之，你名下的钱粮也不交，害得我赔了多少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如今你见了我，看你还有什么话讲？”林钱一被骂得狗血喷头，心想这么被白骂一场，也太让人不甘心了。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忙上前赔笑着说：“我也老想着回去，把名下的钱粮给您送去。可您也知道，我欠人的钱财太多，还也还不清，所以想来想去，还是不敢回去。如今辛巧碰上您，您真是如同神仙一样从天而降，我哪敢再推辞？再说这几年托您的福，我在西关码头开了家店子，家里稍稍宽裕了些。新娶了原先同乡徐某的小老婆为妻，只是近日我老婆被人欺负奸淫了。如今我还是孤身一人，在外独居。正是走投无路，今天却多亏遇见了您，可有人为我

做主了。您到杭州去，正好从我门前过，就请到我家里安歇，我自当还清欠下的钱粮。我还得烦请您代我做主呢。”赵通听了，心中暗喜，心想：“得了这笔钱财，正好可以当作去杭州的盘费，这才真叫出门招财呢。”于是便与林钱一一起赶路。

到了一家店铺门口，林钱一说，您今天起得早，又赶了半日路程，肚子饿了吧？到店里喝点酒润润口如何？”赵通说：“好吧。”于是一起走入店中，叫店主暖酒。又叫切豆腐给赵通吃。林钱一又问店主：“这里有好的红酒和猪肉吗？”店主回答说：“市场前头有家店子，你要的肉、酒都有。”林钱一说：“可以借酒壶和秤使使吗？”店主答应了，把酒壶、秤递给林钱一，钱一接了过来，直奔市场，七拐八拐，悄悄跑了。这边赵通与仆人喝酒，一壶酒都快喝干了，还不见林钱一回来，便对仆人说：“钱一去这么半天不回来，别是和人家打架了？要不然这会也该来了。你去找找看。”仆人即到市场上，各家酒肉店都问遍了，都说没见过这么个人。想到别的地方去找他，可又不知他去向，怎么找？只得回来告诉赵通没找到。赵通也没办法，只有自己秤银子算还酒钱。店主收了酒钱，又索要酒壶和秤。赵通发怒道：“酒是我吃的，我还你酒钱就行了；酒壶和秤是你自己交给林钱一的，关我什么事？”店主说：“他人是和你一起来的，你在我店里吃酒，我才把酒壶和秤借给他。要不然，我晓得什么林钱一？”你一言，我一语，

说着说着两人就大吵起来。大家过来劝解，问起来龙去脉，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。众人都大笑起来，说：“是这里长自己的错，就赔给店主也罢。”赵通不得已，只好掏钱代林钱一赔了酒壶和秤，气呼呼地抱恨而去。

编书人言：林钱一开始讲自己家里颇有几个钱，妻子又被流氓奸淫，想投靠里长，让里长为他做主；这都是为了让人不起疑心。继而自己也跟着到店里，借酒壶、秤去打酒买肉，以叙说离别之情，这都是使人不去提防他。玩弄赵通于掌上，骗术也真够奇巧的。然而林钱一这个人为人狡诈，这赵通也不是不知道，怎么仓促之间遇上了，就相信了他那套鬼话，到店里吃酒；更没看透此人打酒买肉，都不是出自款待同乡的真情。那时候赵通要是看透了他的伪装，制止他说：“店里不方便，有酒有肉，到家再吃也不晚么。”如此林钱一的奸计自然就无从施展。在半道上逃走还来不及，何至于会闹到赔酒壶、秤而呕气受累呢？所以林钱一这骗子固然是狡猾，可赵通似乎也太欠缺点警惕性了。哈哈！

【今解】 这位“里长”，等于是窝窝囊囊给骗子当了一回“抵押”、“保人”。在现代社会，这类抵押借贷骗局也实在不少。骗子们的招数一般是：

其一，一物多次抵押。即贷款人用同一财物向几家金融部门设定抵押。如某市居民冯军元，从1992年2月至6月，以价值3.2万元的4间私房抵押，先后向个人

借款 2.8 万元，向两家城市信用社分别贷款 3 万元和 2.5 万元。然后溜之大吉，当债权人和信用社均要行使对房产的所有权时，方知上当受骗；

其二，利用租赁物作抵押。即贷款人假称租赁物归己所有，并以此与金融部门签定抵押贷款合同，骗取贷款。如果犯段某，以自己承租的东风货车为抵押，向一城市信用社申请贷款 2.3 万元，期限一年。到期后无法偿还，信用社决定拍卖这辆货车时，遭到该车实际主人某运输公司反对，方知受骗；

其三，私自将几人共有的财产作抵押。如某市一个体饭馆老板高某，以其兄弟三人共有的私房为抵押，向某专业银行的一个区级办事处申请贷款 2.9 万元。其行为实际上未征得其兄、弟两人的同意。当银行决定行使房产权力时，方知上当。

其四，伪造金融票据骗贷。1995 年 8 月，中国工商银行夹江县支行工作人员李斌，利用自己当班之机，用假名存入 50 元钱，又拿真正的空白的工行整存整取定期存单，与支行微机网脱网，伪造了一张存入 2.2 万元的存单，并盖上真正的公章，然后以此作抵押，骗贷 2 万元。

要想防止这类骗局，其实也不难，只要扎扎实实按有关信贷业务操作程序办事即可。因为这些规章制度，正是在经历了多次上当受骗的基础上一次次修订完善的，只要真正按制度走，一般不至受骗。而上述各上当

单位，都存在不按制度办事，或工作不扎实走过场的情况。

这种以人为质行骗的闹剧，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版本。

清朝末年，柳城府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奇事：

门老汉是个乞丐，这天忽然迎面走来一位穿绸戴缎的公子哥，走到门老汉跟前，“扑通”一声跪下就叫爹。门老汉慌了；忙说：“这位公子，你可是认错人了？”

“爹，我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昨晚上做梦，梦中的梦跟您老人家一模一样，天下没这么巧的事，一定是菩萨显灵，您就跟我回家吧。”

“这？”门老汉半信半疑，跟着公子回到家，破衣烂衫换成绫罗绸缎，冷汤剩饭也换成了鸡鸭鱼肉，半月过后，门老汉便换了个人似的，怎么看怎么像个富家翁。

“爹，今儿咱们到外头去散散心。”公子还挺孝顺。

到了一家大商铺，公子让门老汉坐在堂屋等着，他和老板就小声商议什么。

过了很长时间，才见老板一人走来，门老汉忙问：“老板，我儿呢？”

“您家公子装走了五车货，一共是 2000 多两银子，这是账单。”老板双手递过账单。

“什么？”门老汉一听急了，“我一个要饭的，哪有那么多银子？”

“你，你不是他爹？”老板也急了。

弄清了真相，两人全傻了。

“快，你领我到他家去，拿他家的房子顶也行。”还是老板脑子快，想出这么个弥补办法。

一行人风风火火来到“公子”家，一问才知道，这房是出租的，公子只租了20几天，已退房走人了。

据说在解放不久的上海市，曾发生过一起“借婴骗金”的事情：

穿着入时的一男一女，步入一家首饰店，女人怀里，抱着一个用被子捂得严严实实的婴儿，并不时拍哄着。

这一男一女挑好了贵重的金银首饰，男的说钱不够，得回家取，又说这首饰是给妹妹结婚用的，想先拿回去给妹妹看看。老板心想，有夫人和孩子在此，还怕你骗我不成？便一口答应了。左等右等，也不见那男的回来，女的急了，埋怨说：“办什么事都这么拖拉，我去催催。”说着，把“孩子”放在柜台上，请老板帮忙照看一下，转身急步走出首饰店。

老板又等了半天，不仅那男的不见回转，那女的也是泥牛入海，无声无息了。这才觉得有些不对劲。赶紧抱起那“孩子”一看，啊，原来被子紧紧捂着的，根本不是什么婴儿，而是一个绣花枕头。

这两个事例，一例是押“爹”，一例是押“子”，受骗者认为儿子怎么会抛下“父亲”，母亲怎么会丢下“儿子”，习惯思维的惯性，使他们上当受骗。

乘闹明窃店中布

吴胜理，徽州府休宁县人，在苏州府开铺，收买各样色布，揭行生意最大，四方买者极多，每日有几十两银交易。外开铺面，里藏各货。

一日，有几伙客人凑集买布，皆在内堂作账对银。一棍乘其丛杂，亦在铺叫买布。胜理出与施礼，待茶毕，安顿外铺少坐。胜理复入内，与前客对银。其棍蓦其铺无守者，故近门边，诈拱揖相辞状，遂近铺边拿布一捆，拖在肩上，缓步行去。虽对铺者，亦不觉其盗。后内堂诸商交易毕，胜理送客出外，忽不见铺上布，问对门店人曰：“我铺里一捆布是何人拿去？”对门店人曰：“你适间后来那客人，与你拱手作辞，方拖布去，众皆见之，你何佯失布？胜理曰：“因内忙，故安他在外铺坐，俟前客事毕，然后与他作账。何曾卖布与他？”邻人讶曰：“狡哉，此棍！彼佯拱手相辞，令我辈不敢说他是贼，缓步而行，明白脱去矣！将奈何？”胜理只得懊恨一场而罢。

按：棍之窃斯布也，初须乘其丛杂，入其店中，尚未定其骗局之所出也。至胜理待其茶而安之外铺少坐，左顾右盼而奸谋遂决矣。故拱揖而辞，而明拖其布，如荆州之暗袭，不甚费力，真可谓高手矣。在胜理，店积货物，宜不离看守，方可保无虞。关防不密，安知无棍徒混入行奸乎？待布既失而后扼腕，何益哉？大凡坐铺

者，当知此而谨慎之可也。

[今译] 吴胜理，徽州府休宁县人，在苏州府开铺子卖各种色布，生意最红火，四面八方来买布的客人非常多，每日有几十两银子的交易。铺子外头是铺面，里头是仓库，放着各种各样的货物。

一天，有几伙客人赶到一块同时来买布，都在里屋对账兑银。一个混混乘着乱劲，亦到铺中叫着说要买布。吴胜理出来与他施礼，等到吃毕茶，吴胜理请他在外间屋先坐一坐，自己又回到里屋，与前面那几伙客人对账。

那混混一见铺子里无人看守，便故意走到通里屋的门旁，装出朝里拱手做揖告辞的样子，然后在铺中拿了一捆布，扛在肩上，不紧不慢地走了。对面店铺的伙计见了，也没觉出他是在偷布。

等到里屋几伙商人的交易都处理完了，吴胜理送他们出来，忽然看见店里的布少了一匹，忙问对面店里的伙计：“我铺里一捆布是什么人拿走了？”对门店里的人说：“你店里后来的那位客官，不是和你拱手告辞后，才拿布走的？大家都见到了，你怎么装不知道，说是丢失了布？”吴胜理急了，说：“刚才是里头忙，只得安顿他在外面先坐一坐，等前面这些生意都谈完了，再和他做生意。什么时候卖过布给他？”邻居们听了，都惊讶道：“这个骗子，真够狡猾的。他刚才装出一付拱手告

辞的样子，让我们大家都不怀疑他是个贼，接着又不紧不忙迈着四方步走了，大摇大摆就把布给骗走了！真是让人没话可说。”吴胜理也只得懊悔一场作罢。

编书人言：这骗子偷窃这店里的布匹，刚开始一定是看到店中杂乱，才乘机来到店中，但具体如何行骗，还未定下来。等到吴胜理请他吃茶并请他在外屋稍坐一坐时，这骗子左右一看，计谋便来了。这才拱手做揖，公开拖走了一捆布匹。这就如同“三国”上讲的暗袭荆州，没费多少力气却大功告成，也真可以说是个高手了。而再看吴胜理，店里放满了货物，就不应该无人看守，有人在才可保证无事。防范就不严密，怎么就知道不会有骗子混入店中，大行奸术呢？等到布丢失了再扼腕长叹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大凡开店看摊的人，都应借鉴此事，小心谨慎才好。

诈称偷鹅脱青布

有一大铺，布匹极多，交易丛杂，只自己一人看店。其店之对门人，养一圈鹅，鸣声嘈杂。开铺者恶其聒耳，尝曰：“此恶物何无盗之者？与我耳头得沉静些。”

忽棍闻之。一日，乘其店中闲寂，遂入店拱手，以手按柜头一捆青布，轻轻言曰：“不敢相瞒，我实是一小偷，爱得对门店下一只鹅吃，只大街面难下手。我有一小术，只要一个人赞成。”店主曰：“如何赞成？”小偷曰：“我在这边问曰：‘可拿去否？’汝在内高声应曰：